

夏普姑娘

钱博雯

夏普姑娘是云南昆明本地人，我初见她的第一面时，她是个有些羞涩的小镇姑娘，年龄与我相仿。第一次见她，浅酱色的皮肤，眼睛大而有神，双颊上笑起来一对梨涡。她乌黑的长发绑了麻花辫，辫子及至腰际，在她的身后荡起来，像一只狡黠的小蝎子。

那年我高二，暑假和爸爸妈妈住在昆明的一个小镇里。我所住的小区外每天傍晚都会有贩花人经过，而我傍晚散步的习惯，有时碰到贩花人便会停下来买几枝花。那天傍晚雨后初晴，天边抹了一缕粉色晚霞。我出门的时辰比往日要晚一些，走到街上，听见了贩花人的叫卖声。我走过去，看见有还未售罄的玫瑰，心痒难耐，却发现身上的零钱不够。准备就此作罢时，却听见一个清亮的声音。“我和她一人买一枝，老板便宜一点嘛。”我转身看到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姑娘，那姑娘对我默契地笑了一下：“我也很喜欢玫瑰的……”老板果然同意了，我和她都如愿以偿。

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姑娘。不久后，我便惊讶地得知，那位姑娘也住在我们小区里，她家是开杂货店的，就是我每天出门必经的那家杂货店。她的爸爸是杂货店的老板。她的名字叫夏普，夏天的夏，普通的普。据说她是在夏天出生的。

接下来每次傍晚我出门，经过那家杂货店时，总会下意识地朝店内看一眼。店内的货物有些拥挤，天花板上的白炽灯亮着，灯下的小桌子上，我看见了夏普在辅导她弟弟妹妹做功课。有时候傍晚我和妈妈散步回来，看见杂货店门口，夏普和她爸爸一起奋力从货车上往下搬货物。阳光透过巷口照在杂货店门口的水泥地上，像一面明晃晃的小镜子。

转眼到了八月，我却再也没有再见到夏普。她仿佛一夜之间蒸发了似的，那家杂货店里只剩下了她的父亲。

我去过那家杂货店买东西，正对门的小厅里光线并不好，墙壁有些老旧，泛着黑色油烟熏过的痕迹，天花板上的黄色灯泡扯着电线僵硬地趴着。货架上摆满了东西，小厅中央的那个小桌子仍在，上面七零八落地堆了几桶未拆封和已吃完的方便面。小厅后面还有一条通往后房的路，里面黑洞洞的。

午后的阳光越发的明亮，街上的孩子还是举着肥皂水满大街吹泡泡，他们噔噔地踩过小巷的石板，声音沉闷得很。

楼下的阿姨气喘吁吁地爬上四楼找母亲聊天，我坐在客厅的窗前，抬头看见窗外晃晃悠悠飘上来几个透明的泡泡，阳光在里面不断滚动，使得泡泡变成彩色。就在我愣神的下一秒，它们破碎了。

“那家杂货店，以前我经常看到他家小孩子在跑来跑去。感觉最近好像不怎么看到了……”

“你说的是夏普姑娘一家啊，那家媳妇和老板吵架啦，吵得可凶啦！”

“怎么了呀？”

“那家的奶奶可古怪啦，不喜欢大姑娘，说算命的说是大姑娘的命

格妨碍了她爹，所以一直不待见大姑娘呀。”

“那种怪力乱神的事情，怎么能听信呢？”

“是啊，那家媳妇受不了，和奶奶吵得厉害，然后几天前带着夏普回外婆家了。另外两个孩子哭着闹着，被送回奶奶家了。”阿姨说完这句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那家大姑娘啊，可乖巧啦，那天临走前眼巴巴看着爸爸地说舍不得弟弟妹妹，这姑娘说的话让外人听了也是要心疼的啊……”

“那她还回来吗？”我突兀地问了一句。

“谁？你说谁？”阿姨愣了一下。“夏普啊。”

“估计短时间内回不来了吧，这个事情，难圆啊……”

日子转得飞快，今年暑假我再次回到了昆明。时隔四年，那家杂货店还在。我是凌晨五点抵达小区的，迷茫的夜色还未完全褪去。杂货店的卷闸门半开着，里面的灯没有开，黑漆漆的。远远看着，活像一只怪物趴在迷茫缄默的背景里张开黑洞洞的大口，悄无声息地等待着猎物。

傍晚，我听见巷口一阵人群的喧闹声。母亲刚好走了进来，她瞅了我一眼。

“太着急了吧这家人，姑娘才刚刚二十出头，这么急着定亲要把她嫁出去……”

母亲告诉我是夏普回来了，她要订婚了，这次回老家是为了准备相关事宜。

我跑下楼去，看见那家杂货店门口，挂着两个大红灯笼，一位年轻姑娘背对着我正和杂货店老板站在一起，一群人刚刚贺完喜散开了。姑娘穿着红色的连衣裙，背影显得单薄瘦削。

“这不是夏普嘛。”我身边的阿姨惊喜地叫着她的名字。

夏普转过身来，她的脸搽了粉，很白，好像还抹了点腮红，显得神情有些不自在，像戴了面具。她走过来礼貌地跟阿姨打招呼。

“长大了真漂亮啊，不过怎么这么快就嫁人啦？”

“没办法啦，老家催得紧，早点办完这件婚事妈妈也就会放心很多了。”夏普咧开嘴笑了笑。

但她显然不记得我了，上一次我们的正面之缘，还是在四年前的买花的那个下午。

阳光转过巷口照在她的身上，她的脸被笼罩在一团金色的雾里，像隔了好多年的影子重叠在一起。我站在一旁，那股莫名的感情像一只气球泄了气，慢慢干瘪下去。

杂货店老板在喊着夏普的名字，夏普应了一声，她的声音优美得近乎纤弱。夏普转身往回走，杂货店张开的黑洞洞的大口瞬间吞没了她。

四年前和我一样喜欢玫瑰的姑娘，狡黠得像个小精灵的姑娘，声音清亮亮的姑娘，如今将要成为新嫁娘的——夏普姑娘。

我站在原地，抬头望见一只鸟儿飞过，哗啦一声，所有的霞光都散落下来了。



迫不及待

李昊天

摄

一雷惊蛰始

何诚斌

“惊蛰”节令，我每天都在等待雷声，刻意，抑或心理暗示。韦应物有诗：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”微雨是有的，因禁足于家，不知道春色如何新艳；不闻雷声，也不知道大地是否如期复苏。

微信上很多人转发这句话：“瘟疫始于大雪，发于冬至，生于小寒，长于大寒，胜于立春，弱于雨水，衰于惊蛰。”人们，对惊蛰抱着巨大的希望，摆脱至暗时刻并远离它，走进温暖的花香扑鼻的春天。

我没有听到响雷，一声也没听到。惊蛰依然开始了，它在唤醒沉睡的生灵；自然万物也依然应候，赶往下一个节令。中国疫情缓解了，我们见证瘟疫“衰于惊蛰”而欣然时，韩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伊朗、美国等世界上众多国家，却出现了疫情大爆发的严峻形势。雷不震，是为此吗？无雷的惊蛰，预示着人类应对疫病世界大流行不会轻松？

我在惊蛰的这些天，陷于一种无力感的沉默。面对网上嘈杂的信息、对立的观点，我穷于辨识而疲惫，苦于判断而茫然。全国战“疫”之时，我困于一室能做什么？我所欣赏的，我所憎恶的，我所赞同的，我所反对的，是聚蚊成雷的表达，还是轰雷掣电的发声？见那些过往、平时品行不好的人，现在成天颠三倒四地骂这骂那，我觉得不过是瓦釜雷鸣而已。还有那些写作的人，浮躁之中，没有灵感却利名之欲不息，故强以雷霆之语吸引围观填充寂寞无聊的日子，且示诸正义角色的在场感。

一些知识分子的批评，也缺乏诚意，他们各执一词，相互诋毁。诚意哪里来？儒家经典《大学》给了个路径：“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所谓知识分子，起步于读书求知，可许多人停留在“格物”之前而没能跨越，虽有一张文凭，却没什么见识。在道德素养方面，心不正、身不修、家不和、公事不尽责，一旦遇到利益机会决不相让；对于大是

大非的问题，缺乏理性审视，观点奇出，谩骂不休，俨然一个贤良“公知”的样子。他们彼此攻击，张学者用不合情理的言语骂李学者，李学者也用不合情理的言语骂张学者，这叫作“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”。

有几天气温降到了10度以下，落雨，刮风，但没有打雷。有几天气温又急遽攀升，抵近20度，天气晴朗。阳台上是阳光，窗台上也是阳光。我在阳光中伫立，发呆。街上人明显多了起来，大多是揣着出门证到单位上班的。解除隔离后，尽快恢复经济活动成为普遍的祈求，显得迫切。政府要求“有序复工复产”，经营零售生意的沿街店铺，尤其做早点的摊子，在惊蛰的节令中仍没有动静。我家乡镇人们多以做早点营生，我的亲戚当中就有不少发馒头的，做包子的，他们的店还开不了业。我妻子的弟弟日日纠结，是退掉店面回老家，还是继续等待允许开张的通知。房东在催房租了，并且不给减少租金的商量余地。妻子每次跟她弟弟通电话时，我的心都拧得紧紧的，不是滋味。

天气晴好的日子，我决定到公司上班。返岗第一天，感觉公司里的空气是紧张的，大楼、办公室、员工食堂，处处都是一种不正常的安静。我虽然喜欢安静的环境，但如此安静让我战战兢兢。一直戴着口罩，走到哪里都能闻到浓浓的消毒水的气味。坐在工位前，心神不宁。突然，“呃——呃——”，传来几声鹅鸣。我压抑多日的心一下子兴奋起来，亲切，甚至有些感动。公司规定，复工后员工可以返岗，也可以选择远程办公。我想听鹅鸣，我需要在鹅鸣声中感受自然生命的亲近。

连日午饭后，阳光甚好，绕池塘而行的员工一天比一天多。两只黑天鹅，两只大白鹅，接受着一双双目光的眷顾。黑天鹅彼此相戏，而大白鹅不时引吭高鸣。我把目光投向大白鹅的时间更多，它是活在人间的歌者，纯洁的发声者。在惊蛰的节令，声音如此高亢，是问天，为何没有雷声？还是回答，终将有春雷降临？